

## § 天后赫拉(二)/醫生德謨塞狄斯

這世界 是偶然也是必然 是因緣也是巧合。



德謨塞狄斯(Democedes)是一個偉大的醫生，曾經是波斯大流士一世(Darius I)的御醫，530BC 在雅典行醫。

西元前 518 年逃回 Croton，正好畢達哥拉斯(此時約 52 歲)也從薩摩斯來到這裡，兩人相見恨晚，結為好友。

隔年德謨塞狄斯與摔角手米洛斯(Milo or Milon)的女兒結婚，畢達哥拉斯是證婚人。

畢達哥拉斯在這裡建立了畢氏學派，德謨塞狄斯也剛好成了見證人，成為畢氏學派的護法醫生。

自從 508BC 聖教派被賽昂(Cylon)大軍所滅，德謨塞狄斯逃回薩摩斯島就隱姓埋名，在畢達哥利翁市集開一間酒肆，有心等待畢達哥拉斯的回歸。

到現在都 81 年了。

蒂米斯多克莉(Themistoclea)等到都老人癡呆了，德謨塞狄斯不知道自己還要等多久。

午後陽光灑落在石板地上，薩摩斯島的酒肆中混著葡萄香與海風。

德謨塞狄斯坐在木椅上，手中翻著發黃的草藥札記。

菲洛勞斯、莫妮卡、胡仙兒、尼古拉、阿特列亞正逛到集市。

菲洛勞斯：「旅途勞累，我請各位喝杯酒，休憩片刻。」

這是一群怪異的組合，引人側目，美女與貓讓人眼睛一亮。

胡仙兒冷豔中帶有一點狐媚，看起來比莫妮卡年輕許多，也不遑多讓。

菲洛勞斯(此時 43 歲)是火系魔法師，容顏俊俏而深沉，衣袍簡素，衣角繡有五芒星，一身散發無名的氣勢。

門口風鈴輕響，一行腳步聲傳入。阿列特亞推門而入，身後跟著眾人。

德謨塞狄斯：「請坐，我們這裡有最好的葡萄酒(Muscat wine)。還有時令鮮果，來自希俄斯島的乳香汁飲料。」

胡仙兒：「我們剛好從希俄斯島過來呢，乳香汁就不用了。」

先來四碗麥粥、兩盤肉菜、三壺酒，最後再來水果拼盤。尼古拉喝酒嗎？」

尼古拉：「自然要喝。」

菲洛勞斯：「老先生也過來一起喝酒吧。」

德謨塞狄斯：「正有此意。今天菜餚半價，酒錢算我的。我看你們是外地人，到本鎮是純粹旅遊嗎？」

德謨塞狄斯知道來客非凡，有意攀談。

「我是聖教派法師菲洛勞斯，來看看是否可以找到聖教主的故居。」

「...」德謨塞狄斯一時有點激動，欲語又止。

「老先生可曾聽說聖教主的故居在哪裡？」

阿列特亞：「他是菲洛勞斯，從義大利那頭來的。他說，他曾是……畢達哥拉斯的弟子。」

德謨塞狄斯（雙眉微動，放下酒杯）：「弟子？那火焰……竟還未熄？」

「可否借您的派徽一看？」德謨塞狄斯看到了菲洛勞斯衣角繡的五芒星。

不疑有他，菲洛勞斯左手一翻，五角星形派徽現出在無名指上，隱現微弱紅光。

「聖教護法德謨塞狄斯，拜見魔法師。」見派徽如教主親臨，所以德謨塞狄斯激動不已，離座跪拜。

「不敢當，請起。」菲洛勞斯趕緊把老人扶起。



菲洛勞斯（行了一禮）：「我十三歲時在克羅頓拜入門牆。他死後，我將他的碎語、幾何的殘軌，一一守住。這次來薩摩斯，不為朝聖，只為尋那最後一縷未滅的餘光。」

德謨塞狄斯（長歎，語中顫動）：「那場火，燒盡的不只書卷。我們逃散，沉默，假裝那些圖形從未存在……我在這島上，熬了半世，只留這小小酒肆，做個見證。」

阿列特亞（緩緩坐下）：「我從小聽你說他——那位能聽見宇宙旋律的人。如今有人說，他還在別處迴響……你不想聽嗎？」

德謨塞狄斯（目光落在菲洛勞斯繡著五芒星的袍角）：

「那星，是我們的記號。但它不是飾物，它是誓言，是危險，是……引火之符。」

菲洛勞斯：

「我知道。我來，不是為了復刻昔日學社。我來，是為了問一句：在你眼中，畢達哥拉斯最後的遺言是什麼？還有您知道希帕索斯公案的真相嗎？」

德謨塞狄斯（靜默片刻，然後低語）：

「『數為魂之梯，通萬物與自我。唯有忍痛者，能跨步其上。』那是他最後對我說的話，在克羅頓陷落前夜。至於希帕索斯公案我也沒有線索，也許呂希斯知道些甚麼，但是我們在殺戮之夜過後四散，有傳聞他目前在希俄斯島或者雅典。」

菲洛勞斯（輕聲）：「那麼，我來對地方了。」

「各位請先慢用，用完餐後老朽再帶各位到教主故居一遊。」

嘿！事情發展得頗為意外。

屋外，風過橄欖林。德謨塞狄斯拿出一只塵封陶罐，斟滿四分之一酒，推給菲洛勞斯，說：「這杯，本是留給他，如今，你喝了，不為他，而為接下來的日子。」

阿列特亞靜靜看著兩人，忽覺這小小酒肆中，有什麼正在甦醒，一如山海間那被遺忘的聲音。

「不好了！不好了！」這時候，突然一聲急促呼叫是白靈，神色慌張地飛進來。